明史/卷2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朱大典 張國維 張肯堂 曾樱 朱繼祚 余煌 王瑞栴 路振飛 何楷 熊汝霖 錢肅樂 沈宸荃 ◄

明史
卷二百七十七
列傳第一百六十五　袁繼咸 金聲 丘祖德 沈猶龍 陳子龍 侯峒曾 楊文驄 陳潛夫 沈廷揚 林汝翥 鄭為虹

►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楊廷麟 萬元吉 郭維經 詹兆恒 陳泰來 王養正 曾亨應 揭重熙 陳子壯 張家玉 陳邦彥 蘇觀生

○袁繼咸〈（張亮）〉金聲〈（江天一）〉丘祖德〈（溫璜吳應箕尹民興等）〉沈猶龍〈（李待問章簡）〉陳子龍〈（夏允彝徐孚遠）〉侯峒曾〈（閻應元等朱集璜等）〉楊文驄〈（孫臨等）〉陳潛夫〈（陸培）〉沈廷揚林汝翥〈（林垔）〉鄭為虹〈（黃大鵬王士和胡上琛熊緯）〉

袁繼咸

袁繼咸，字季通，宜春人。天啟五年進士。授行人。崇禎三年冬，擢御史，監臨會試，坐縱懷挾舉子，謫南京行人司副，遷主客員外郎。七年春，擢山西提學僉事。未行，總理戶、工二部中官張彝憲有朝覲官賚冊之奏。繼咸疏論之，謂：「此令行，上自藩臬，下至守令，莫不次第參謁，屏息低眉，跪拜於中官之座，率天下為無恥事，大不便。」彝憲大恚，與繼咸互訐奏。帝不聽，乃子身赴任。久之，巡撫吳甡薦其廉能。而巡按御史張孫振以請屬不應，疏誣繼咸臟私事。帝怒，逮繼咸，責甡回奏。甡賢繼咸，斥孫振。諸生隨至都，伏闕訴冤，繼咸亦列上孫振請屬狀及其贓賄數事。詔逮孫振，坐謫戍；繼咸得復官。十年，除湖廣參議，分守武昌。以兵搗江賊巢興國、大冶山中，擒賊首呂瘦子，降其黨十餘人。詔兼僉事，分巡武昌、黃州。擊退賊老回回、革裏眼等七大部黃陂、

黃安，築黃岡城六千餘丈。

十二年，移淮陽，忤中官楊顯名，奏鐫二秩調用。督師楊嗣昌以其知兵，引參軍事。明年四月擢右僉都御史，撫治鄖陽。未一年，襄陽陷，被逮，戍貴州。十五年，廷臣交薦，起故官，總理河北屯政。未赴，賊逼江西。廷議設重臣總督江西、湖廣、應天、安慶軍務，駐九江。擢繼咸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以行。賊已陷武昌，左良玉擁兵東下。繼咸遇良玉於蕪湖，激以忠義。良玉即還，恢復武昌。廷議呂大器來代，繼咸仍督屯政。大器、良玉不協，長沙、袁州俱陷，仍推繼咸代之。甫抵鎮而京師陷。

福王立南都，頒詔武昌，良玉不拜詔。繼咸致書言倫序正，良玉乃拜受詔。繼咸入朝，高傑新封興平伯。繼咸曰：「封爵以勸有功。無功而封，有功者不勸。跋扈而封，跋扈愈多。」王曰：「事已行，奈何？」繼咸曰：「馬士英引傑渡江，宜令往輯。」王曰：「彼不欲往，輔臣史可法願往。」繼咸曰：「陛下嗣位，固以恩澤收人心，尤宜以紀綱肅眾志。乞振精神，申法紀。冬春間，淮上未必無事。臣雖駑，願奉六龍為澶淵之舉。」王有難色。因詣榻前密奏曰：「左良玉雖無異圖，然所部多降將，非孝子順孫。陛下初登大寶，人心危疑，意外不可不慮，臣當星馳回鎮。」許之。因赴閣責可法不當封傑，士英嗛之。俄陳致治守邦大計，引宋高宗用黃潛善、汪伯彥事，語復侵士英。會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劾奏士英十大罪，士英擬旨逮治。澍與良玉謀，陰諷將士大嘩，欲下南京索餉，保救澍。繼咸為留江漕十萬石、餉十三萬金給之，且代澍申理，以良玉依仗澍為言。士英不得已，免逮澍。繼咸既與士英隙，所奏悉停寢。

明年正月，繼咸言：「元朔者，人臣拜手稱觴之日，陛下嘗膽臥薪之時。念大恥未雪，宜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為可法，以晚近長夜之飲、角　之戲為可戒。省土木之功，節浮淫之費。戒諭臣工，後私鬥而急公仇。臣每嘆三十年來，徒以三案葛藤血戰不已。若《要典》一書，已經先帝焚毀，何必復理其說。書苟未進，宜寢之；即已進，宜毀之。至王者代興，從古亦多異同。平、勃迎立漢文，不聞窮治朱虛之過；房、杜決策秦邸，不聞力究魏徵之非。固其君豁達大度，亦其大臣公忠善謀，翊贊其美。請再下寬大之詔，解圜扉疑入之囚，斷草野株連之案。」王降旨俞其言。

群小皆不喜繼咸，汰其軍餉六萬，軍中有怨言，繼咸疏爭不得。又以江上兵寡，鄭鴻逵戰艦不還，議更造，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於江流截買材木。士彥家蕪湖，與諸商昵，封還其檄。繼咸以令不行，疏劾士彥。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咸，言繼咸有心腹將校勸左良玉立他宗，良玉不從云。良玉嘗不拜監國詔，聞之益疑懼，上疏明與繼咸無隙，耳

鼎受指使而言，《要典》宜再焚。江東人乃由是交口言繼咸、良玉倡和，脅制朝廷矣。會都下又有偽太子之事，良玉爭不得，遂與士英輩有隙。繼咸疏言：「太子真偽，非臣所能懸揣。真則望行良玉言，偽則不妨從容審處，多召東宮舊臣辨識，以解中外之疑。」疏未達，良玉已反。

初，繼咸聞李自成兵敗南下，命部將郝效忠、陳麟、鄧林奇守九江，自統副將汪碩晝、李士元等援袁州，防賊由岳州、長沙入江西境。既已登舟，聞良玉反，復還九江。良玉舟在北岸，貽書繼咸，願握手一別，為皇太子死。九江士民泣請繼咸往，紓一方難。繼咸會良玉於舟中，良玉語及太子下獄事，大哭。次日，舟移南岸，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，劫諸將盟。繼咸正色曰：「密諭何從來？先帝舊德不可忘，今上新恩亦不可負，密諭何從來？」良玉色變，良久乃曰：「吾約不破城，改檄為疏，駐軍侯旨。」繼咸歸，集諸將於城樓而灑泣曰：「兵諫非正。晉陽之甲，《春秋》惡之，可同亂乎？」遂約與俱拒守。而效忠及部將張世勛等則已出與良玉合兵，入城殺掠。繼咸聞之，欲自盡。黃澍入署拜泣曰：「寧南無異圖。公以死激成之，大事去矣。」副將李士春亦密白繼咸隱忍，至前途，王文成之事可圖也。繼咸以為然，遂出責良玉。良玉已疾篤，夜望見城中火起，大哭曰：「予負臨侯！」臨侯，繼咸別號也。嘔血數升，遂死。其子夢庚秘不發喪，諸將推為帥，移舟東。中朝皆疑繼咸、良玉同反。而南都時已破，諸鎮多納款。繼咸勸夢庚旋師，不聽。遣人語林奇、碩晝、士元毋為不忠事，林奇、碩晝、士元避皖湖中，遣人陰逆繼咸。繼咸已為效忠紿赴其軍。將及湖口，而夢庚、效忠降於我大清，遂執繼咸北去，館內院。至明年三月，終不屈，乃殺之。

張亮

有張亮者，四川人。舉於鄉。崇禎時，歷榆林兵備參議，用薦改安廬兵備，監禁軍討賊，頻有功。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其地。福王既立，亮聞李自成兵敗西奔，奏言賊勢可乘，請解職視賊所向，督兵進討，從之。尋召入京議事，復遣還任。明年四月，左夢庚陷安慶，亮被執。夢庚北行，挾亮與俱，乘間赴河死。

金聲

金聲字正希，休寧人。好學，工舉子業，名傾一時。崇禎元年成進士，授庶吉士。明年十一月，大清兵逼都城，聲慷慨乞面陳急務，帝即召對平臺。退具疏言：「臣書生素矢忠義，遭遇聖明，日夜為陛下憂念天下事。今兵逼京畿，不得不急為君父用。夫通州、

昌平，都城左右翼，宜戍以重兵。而天津漕艘所聚，尤宜亟防。今天下草澤之雄，欲效用國家者不少，在破格用之耳。臣所知申甫有將才。臣願仗聖天子威靈，與練敢戰士，為國家捍強敵，惟陛下立賜裁許。」

申甫者，僧也，好談兵，方私制戰車火器。帝納聲言，取其車入覽，授都司僉書。即日召見，奏對稱旨，超擢副總兵，敕募新軍，便宜從事。改聲御史，參其軍。甫倉猝募數千人，皆市井遊手，所需軍裝戎器又不時給。而是時大清兵在郊圻久，勢當速戰，急出營柳林。總理滿桂節制諸軍，甫不肯為下。桂卒掠民間，甫軍捕之，桂輒索去。聲以兩軍不和聞，帝即命聲調護。亡何，桂歿，甫連敗於柳林、大井，乃結車營盧溝橋。大清兵繞出其後，禦車者惶懼不能轉，殲戮殆盡，甫亦陣亡。聲痛傷之，言甫受事日淺，直前沖鋒，遺骸矢刃殆遍，非喋血力戰不至此。帝亦傷之，命予恤典。

聲恥無功，請率參將董大勝兵七百人，甫遺將古壁兵百人，及豪傑義從數百人，練成一旅，為劉之綸奇兵，收桑榆之效，不許。俄以清核軍需告竣，奏繳關防，請按律定罪，再疏請罷斥，皆不許。東江自毛文龍被殺，兵力弱，勢孤。聲因東宮冊立，自請頒詔朝鮮，俾聯絡東江，張海外形勢。帝雖嘉其意，亦不果用。

尋上疏言：「陛下曉夜焦勞，日親天下之事，實未嘗日習天下之人。必使天下才不才，及才長短，一一程量不爽，方可斟酌位置。往者，陛下數召對群臣，問無所得，鮮當聖心，遂厭薄之。臣愚妄謂陛下泰交尚未殷，顧問尚未數，不得謂召對無益也。願自今間日禦文華，令京卿、翰林、臺諫及中行、評博等官，輪番入直，博咨廣詢。而內外有職業者，亦得不時進見。政事得失，軍民利病，廟堂舉錯，邊塞情形，皆與臣工考究於燕閑之間。歲月既久，品量畢呈。諸臣才不才，及才長短，豈得逃聖鑒。」帝未及報，聲再疏懇言之，終不用，遂屢疏乞歸。

後大學士徐光啟薦聲同修歷書，辭不就。以御史召，亦不赴。八年春，起山東僉事，復兩疏力辭。鄉郡多盜，聲團練義勇，為捍禦。十六年，鳳陽總督馬士英遣使者李章玉征貴州兵討賊，迂道掠江西，為樂平吏民所拒擊。比抵徽州境，吏民以為賊，率眾破走之。章玉諱激變，謂聲及徽州推官吳翔風主使。士英以聞，聲兩疏陳辨。帝察其無罪，不問。其年冬，廷臣交薦，即命召用，促入都陛見，未赴而京師陷。

福王立於南京，超擢聲左僉都御史，聲堅不起。大清兵破南京，列郡望風迎降。聲糾集士民保績溪、黃山，分兵扼六嶺。寧國丘祖德、徽州溫璜、貴池吳應箕等多應之。乃遣

使通表唐王，授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，總督諸道軍。拔旌德、寧國諸縣。九月下旬，徽故御史黃澍降於大清，王師間道襲破之。

聲被執至江寧，語門人江天一曰：「子有老母，不可死。」對曰：「天一同公起兵，可不同公殉義乎！」遂偕死。唐王贈聲禮部尚書，謚文毅。天一，歛諸生。

丘祖德

丘祖德，字念修，成都人。崇禎十年進士。授寧國推官，以才調濟南。用薦超擢僉事，分巡東昌。山東土寇猖獗，帝因給事中張元始言，令祖德及東兗道李恪專任招撫，寇多解散。十五年調官沂州。其冬用兵部尚書張國維薦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保定。十六年罣察典，解職侯勘。事白，以故官代王永吉撫山東。京師覆，賊遣使招降。祖德斬之，謀發兵拒守。會中軍梅應元叛，率部卒索印，祖德乃南奔。

福王時，御史沈宸荃劾祖德及河南總督黃希憲輕棄封疆，詔削籍提訊，久之獲釋。而成都亦陷，無家可歸，流寓寧國。金聲起兵績溪，祖德與寧國舉人錢文龍，諸生麻三衡、沈壽堯等各舉兵應之。時郡城已失，祖德駐華陽，三衡駐稽亭，他蜂起者又十餘部，約共攻郡城。不克，壽堯陣歿，祖德退還山中。大清兵攻拔其寨，被獲，磔死，其子亦死。越四日，三衡軍敗，亦死。壽堯，都督有容子。三衡，布政使溶孫也。三衡兵既起，旁近吳太平、阮恒、阮善長、劉鼎甲、胡天球、馮百家與俱起，號七家軍，皆諸生也。三衡既敗，太平等亦死。

溫璜

溫璜，初名以介，字於石，烏程人。大學士體仁再從弟也。母陸守節被旌。璜久為諸生，有學行。崇禎十六年秋舉進士。授徽州推官。甫蒞任，聞京師陷，亟練民兵，為保障計。明年，南京亦覆。知府秦祖襄及諸僚屬皆遁，璜乃盡攝其印，召士民慰諭之。金聲舉兵績溪，璜與掎角，且轉餉給其軍，而徙家屬於村民舍。未幾，聲敗，璜嚴兵自守。郡中故御史黃澍以城獻，璜趨歸村舍，刃其妻茅氏及長女，遂自剄死。

吳應箕

吳應箕，字次尾，貴池人。善今古文，意氣橫厲一世。阮大鋮以附珰削籍，僑居南京，

聯絡南北附珰失職諸人，劫持當道。應箕與無錫顧杲、桐城左國材、蕪湖沈士柱、餘姚黃宗羲、長洲楊廷樞等為《留都防亂公揭》討之，列名者百四十餘人，皆復社諸生也。後大鋮得志，謀殺周鑣，應箕獨入獄護視。大鋮聞，急遣騎捕之，應箕夜亡去。南都不守，起兵應金聲，敗走山中，被獲，慷慨就死。其同時舉兵者有尹民興、吳漢超、龐昌胤、謝球、司石磐、王湛、魯之玓。

尹民興

民興，字宣子，崇禎初舉進士。歷知寧國、涇二縣，除奸厘蠹，有神明之稱。行取入都，為陳啟新所訐，謫福建按察司檢校。十五年春，疏陳時務十四事，帝喜，召為職方主事。數召對，言多當帝意，即擢本司郎中。周延儒出督師，命從軍贊畫。延儒被譴，下民興吏，除名，久之始釋。福王立，起故官，尋謝病歸，流寓涇縣。南京失，與諸生趙初浣等據城拒守，大清兵攻破城，初浣死之，民興走免。唐王以為御史，事敗歸，卒於家。

吳漢超

漢超，宣城諸生。崇禎十七年聞都城變，謀募兵赴難，會福王立，乃已。明年，南都覆，棄家走涇縣，從尹民興起兵。兵敗，匿華陽山中。先是，丘祖德、麻三衡諸軍潰，保華陽，有徐淮者部署之。漢超與合，連取句容、溧水、高淳、溧陽、涇、太平諸縣。明年正月襲寧國，夜緣南城登。兵潰，城中按首事者。漢超已出城，念母在，且恐累族人，入見曰：「首事者我也。」剖其腹，膽長三寸。妻戚自擲樓下死。

昌胤，西充人。崇禎十年進士。授青陽知縣。南京覆，走匿九華山，謀舉兵。事泄被執，夜死旅店中。球，溧陽諸生，僉事鼎新子也。毀家募兵。兵散，被執而死。

石磐，鹽城諸生，與都司酆某同舉兵，兵敗被執。酆言：「此儒生，吾劫之為書記耳。」石磐曰：「吾首事，奈何諱之！」繫獄六十餘日，與酆偕死。

湛，太倉諸生。城已下，與兄淳復集裹人數百圍城。城中兵出擊，淳赴水死，湛被斫死。

之玓，歷官副總兵，駐福山。蘇州既降，諸生陸世鑰聚眾焚城樓。之玓率千人入城，與大清兵戰，潰走，之玓戰死。

其時以諸生死者，有六合馬純仁、邳州王臺輔。南京既下，六合即歸附，純仁題銘橋柱，抱石投水死。臺輔，當崇禎末，聞宦官復出鎮，將草疏極諫。甫入都，都城陷，乃還。福王時，東平伯劉澤清、御史王燮張樂大宴於睢寧。臺輔衰糸至直入，責之曰：「國破君亡，此公等臥薪嘗膽、食不下咽時，顧置酒大會耶！」左右欲鞭之，燮曰：「狂生也。」命引去。及南京覆，臺輔視其廩曰：「此吾所樹，盡此死。」明年，粟盡，北面再拜，自縊死。

沈猶龍

沈猶龍，字雲升，松江華亭人。萬歷四十四年進士。除鄞縣知縣。天啟初，征授御史，出為河南副使。崇禎元年，召復故官，進太僕少卿，拜右僉都御史，巡撫福建。江西妖賊張普薇等作亂，猶龍遣遊擊黃斌卿協剿，大破之。增秩賜金，以憂歸。服闋，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兩廣軍務，兼廣東巡撫。

十七年冬，福王召理部事，不就，乞葬親歸。明年，南京失守，列城望風下。閏六月，吳淞總兵官吳志葵自海入江，結水寨於泖湖。會總兵官黃蜚擁千艘自無錫至，與合。猶龍乃偕里人李待問、章簡等，募壯士數千人守城，與二將相掎角，而參將侯承祖守金山。八月，大清兵至，二將敗於春申浦，城遂被圍。未幾破，猶龍出走，中矢死。待問守東門，簡守南門，城破，俱被殺。華亭教諭眭明永題詩明倫堂，投繯死。諸生戴泓赴池死。嘉定舉人傅凝之參志葵軍事，兵敗，赴水死。大清兵遂攻金山，承祖與子世祿猶固守。城既破，巷戰逾時，世祿中四十矢，被獲，死之。承祖亦被獲，說之降，不從，遂被殺。志葵、蜚既敗，執至江陰城下，令說城中人降。志葵說之，蜚不語，城迄不下，後皆被殺。

待問，字存我，崇禎末進士。授中書舍人。工文章，兼精書法。簡，字坤能。舉於鄉，官羅源知縣。

陳子龍

陳子龍，字臥子，松江華亭人。生有異才，工舉子業，兼治詩賦古文，取法魏、晉，駢體尤精妙。崇禎十年進士。選紹興推官。

東陽諸生許都者，副使達道孫也。家富，任俠好施，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，思得一當。

子龍嘗薦諸上官，不用，東陽令以私憾之。適義烏奸人假中貴名招兵事發，都葬母山中，會者萬人。或告監司王雄曰：「都反矣。」雄遽遣使收捕，都遂反。旬日間聚眾數萬，連陷東陽、義烏、浦江，遂逼郡城，既而引去。巡撫董象恒坐事逮，代者未至，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撫標兵，命子龍為監軍討之，稍有俘獲。而遊擊蔣若來破其犯郡之兵，都乃率餘卒三千保南砦。雄欲撫賊，語子龍曰：「賊聚糧據險，官軍不能仰攻，非曠日不克。我兵萬人，止五日糧，奈何？」子龍曰：「都，舊識也，請往察之。」乃單騎入都營，責數其罪，諭令歸降，待以不死。遂挾都見雄。復挾都走山中，散遣其眾，而以二百人降。光先與東陽令善，竟斬都等六十餘人於江滸。子龍爭，不能得。

以定亂功，擢兵科給事中。命甫下而京師陷，乃事福王於南京。其年六月，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，海舟議不可緩，請專委兵部主事何剛訓練，從之。太僕少卿馬紹愉奉使陛見，語及陳新甲主款事。王曰：「如此，新甲當恤。」廷臣無應者，獨少詹事陳盟曰可。因命予恤，且追罪嘗劾新甲者。廷臣懲劉孔昭殿上相爭事，不敢言。子龍與同官李清交章力諫，事獲已。

未幾，列上防守要策，請召還故尚書鄭三俊，都御史易應昌、房可壯、孫晉，並可之。又言：「中使四出搜巷。凡有女之家，黃紙貼額，持之而去，閭井騷然。明旨未經有司，中使私自搜采，甚非法紀。」乃命禁訛傳誑惑者。子龍又言：「中興之主，莫不身先士卒，故能光復舊物。今入國門再旬矣，人情泄沓，無異升平。清歌漏舟之中，痛飲焚屋之內，臣不知其所終。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，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，臣甚為之寒心也。」亦不聽。明年二月乞終養去。

子龍與同邑夏允彝皆負重名，允彝死，子龍念祖母年九十，不忍割，遁為僧。尋以受魯王部院職銜，結太湖兵，欲舉事。事露被獲，乘間投水死。

夏允彝

夏允彝，字彝仲。弱冠舉於鄉，好古博學，工屬文。是時東林講席盛，蘇州高才生張溥、楊廷樞等慕之，結文會名復社。允彝與同邑陳子龍、徐孚遠、王光承等亦結幾社相應和。崇禎十年，與子龍同成進士，授長樂知縣，善決疑獄。他郡邑不能決者，上官多下長樂。居五年，邑大治。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知縣七人，以允彝為首。帝召見，大臣方嶽貢等力稱其賢，將特擢。會丁母憂，未及用。

北都變聞，允彝走謁尚書史可法，與謀興復。聞福王立，乃還。其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。疏請終制，不赴。御史徐復陽希要人旨，劾允彝及其同官文德翼居喪授職為非制，以兩人皆東林也。兩人實未嘗赴官，無可罪。吏部尚書張捷遽議貶秩調用。

未幾，南都失，仿徨山澤間，欲有所為。聞友人侯峒曾、黃淳耀、徐汧等皆死，乃以八月中賦絕命詞，自投深淵以死。允彝死後二年，子完淳、兄之旭並以陳子龍獄詞連及，亦死。而同社徐孚遠，舉於鄉，因松江破，遁入海，死於島中。

侯峒曾

侯峒曾，字豫瞻，嘉定縣人。給事中震旸子也。天啟五年成進士，授南京武選司主事，丁父憂。崇禎七年入都。兵部尚書張鳳翼薦為職方郎中，峒曾力辭，乃改南京文選司主事。由稽勛郎中遷江西提學參議。給事中耿始然督賦至，他監司以屬禮見，峒曾獨與抗禮。益王勢方熾，歲試黜兩宗生，王怒，使人誚讓，峒曾不為動。遷廣東副使，不赴。起浙江右參政，分守嘉、湖。漕卒擊傷秀水知縣李向中，峒曾請於撫按，捕戮首惡，部內肅然。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賢能監司五人，峒曾與焉。召為順天府丞，未赴而京師陷。

福王時，用為左通政，辭不就。及南京覆，州縣多起兵自保。嘉定士民推峒曾為倡，偕裏人黃淳耀、張錫眉、董用圓、馬元調、唐全昌、夏雲蛟等誓死固守。大清兵來攻，峒曾乞師於吳淞總兵官吳志葵。志葵遣遊擊蔡祥以七百人來赴，一戰失利，束甲遁，外援遂絕，城中矢石俱盡。七月三日大雨，城隅崩，架巨木支之。明日雨益甚，城大崩，大清兵入。峒曾拜家廟，挈二子元演、元潔並沈於池。錫眉、用圓、元調、全昌、雲蛟皆死之。錫眉、用圓皆舉人。用圓官秀水教諭。元調、全昌、雲蛟並諸生。

其時聚眾城守而死者有江陰閻應元、昆山朱集璜之屬。

應元

應元，字麗亨，順天通州人。崇禎中，為江陰典史。十七年，海賊顧三麻人黃田港，應元往禦，手射殺三人。賊退，以功遷英德主簿，道阻不赴，寓居江陰。

明年五月，南京亡，列城皆下。閏六月朔，諸生許用倡言守城，遠近應者數萬人。典史

陳明遇主兵，用徽人邵康公為將。而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，相掎角。戰失利，大清兵逼城下。徽人程璧盡散家貲充餉，而身乞師於吳淞總兵官吳志葵。志葵至，璧遂不返。康公戰不勝，瑞龍水軍亦敗去，明遇乃請應元入城，屬以兵事。

大清兵力攻城，應元守甚固。東平伯劉良佐用牛皮帳攻城東北，城中用炮石力擊。良佐乃移營十方庵，令僧陳利害。良佐旋策馬至，應元誓以大義，屹不動。及松江破，大清兵來益眾，四圍發大炮，城中死傷無算，猶固守。八月二十一日，大清兵從祥符寺後城入，眾猶巷戰，男婦投池井皆滿。明遇、用皆舉家自焚。應元赴水，被曳出，死之。

訓導馮厚敦冠帶縊於明倫堂，娣及妻王結�largeting投井死。裹居中書舍人戚勛令妻及子女、子婦先縊，乃舉火自焚，從死者二十人。舉人夏維新，諸生王華、呂九韶自刎死。

黃毓祺

貢生黃毓祺者，好學，有盛名，精釋氏學。與門人徐趨舉兵行塘，以應城內兵。及城陷，兩人逸去。明年冬，趨偵江陰無備，率壯士十四人襲之。不克，皆死。毓祺既逸去，避江北。其子大湛、大洪被收，兄弟方爭死。而毓祺以敕印事發，逮繫江寧獄，將刑，其門人告之期，命取襲衣自斂，趺坐而逝。

朱集璜

朱集璜，字以發，昆山貢生。學行為鄉里所推，教授弟子數百人。南京既亡，昆山議拒守，而縣丞閻茂才已遣使迎降。縣人共執殺茂才，以六月望，推舊將王佐才為帥，集璜及周室瑜、陶琰、陳大任等共舉兵。參將陳宏勛、前知縣楊永言率壯士百人為助。佐才亦邑人，嘗官狼山副總兵，年老矣。大清兵至，宏勛率舟師迎戰，敗還，遊擊孫志尹戰歿。城陷，永言遁去。佐才縱民出走，而己冠帶坐帥府，被殺。集璜投東禪寺後河死。門人孫道民、張謙同日死。室瑜、琰、大任亦死之。室瑜子朝礦、大任子思翰皆同死。室瑜舉於鄉，官儀封知縣。琰、大任皆諸生。

時以守禦死者，蘇達道、莊萬程、陸世鏜、陸雲將、歸之甲、周復培、陸彥沖。代父死者，沈征憲、朱國軾。救母死者，徐洺。自盡者，徐淴、王在中、吳行貞。

楊文驄

楊文驄，字龍友，貴陽人。浙江參政師孔子。萬歷末，舉於鄉。崇禎時，官江寧知縣。御史詹兆恒劾其貪汙，奪官侯訊。事未竟，福王立於南京，文驄戚馬士英當國，起兵部主事，歷員外郎、郎中，皆監軍京口。以金山踞大江中，控制南北，請築城以資守禦，從之。文驄善書，有文藻，好交遊，幹士英者多緣以進。其為人豪俠自喜，頗推獎名士，士亦以此附之。

明年遷兵備副使，分巡常、鎮二府，監大將鄭鴻逵、鄭彩軍。及大清兵臨江，文驄駐金山，扼大江而守。五月朔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其地，兼督沿海諸軍。文驄乃還駐京口，合鴻逵等兵南岸，與大清兵隔江相持。大清兵編大筏，置燈火，夜放之中流，南岸軍發炮石，以為克敵也，日奏捷。初九日，大清兵乘霧潛濟，迫岸。諸軍始知，倉皇列陣甘露寺。鐵騎沖之，悉潰。文驄走蘇州。十三日，大清兵破南京，百官盡降。命鴻臚丞黃家鼐往蘇州安撫，文驄襲殺之，遂走處州。時唐王已自立於福州矣。

初，唐王在鎮江時，與文驄交好。至是，文驄遣使奉表稱賀。鴻逵又數薦，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提督軍務，令圖南京。加其子鼎卿左都督、太子太保。鼎卿，士英甥也。士英遣迎福王，遇王於淮安。王貧窶甚，鼎卿賙給之，王與定布衣交，以故寵鼎卿甚。及鼎卿上謁，王以故人子遇之，獎其父子，擬以漢朝大、小耿。然其父子以士英故，多為人詆諆。

明年，衢州告急。誠意侯劉孔昭亦駐處州，王令文驄與共援衢。七月，大清兵至，文驄不能禦，退至浦城，為追騎所獲，與監紀孫臨俱不降被戮。

臨，字武公，桐城人，兵部侍郎晉之弟。文驄招入幕，奏為職方主事，竟與同死。

其時起兵旁掠郡縣者有吳易，字日生，吳江人。生有膂力，跅弛不羈。崇禎末，成進士。福王時，謁史可法於揚州。可法異其才，題授職方主事，為己監軍。明年，奉檄征餉江南，未還而揚州失，已而吳江亦失。易走太湖，與同邑舉人孫兆奎，諸生沈自駉、自炳，武進吳福之等謀舉兵。旬日得千餘人，屯於長白蕩，出沒旁近諸縣，道路為梗。唐王聞之，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江南諸軍。文驄奏易斬獲多，進為兵部尚書。魯王亦授易兵部侍郎，封長興伯。八月，大清兵至，易遂敗走。父承緒、妻沈及女皆投水死，自駉、自炳、福之亦死焉，兆奎被獲，一軍盡殲。明年，易鄉人周瑞復聚眾長白蕩，迎易入其營。八月，事泄被獲，死之。福之，鐘巒子也。兆奎兵敗時，慮易妻女被辱，

視其死而後行，故被獲。械至江寧，死之。

陳潛夫

陳潛夫，字元倩，錢塘人。家貧落魄，好大言以駴俗。崇禎九年舉於鄉，益廣交遊，為豪舉，好臧否人，里中人惡之。友人陸培兄弟為文逐潛夫，潛夫乃避居華亭。十六年冬，授開封推官。大河南五郡盡為賊據，開封被河灌，城虛無人，長吏皆寄居封丘。有勸潛夫弗往者，不聽，馳之封丘。會叛將陳永福率賊兵出山西，其子德為巡撫秦所式部將，縛巡按御史蘇京去。潛夫募民兵千，請於所式及總兵卜從善、許定國，令共剿，皆不肯行。潛夫乃以十七年正月奉周王渡河居杞縣，檄召旁近長吏，設高皇帝位，歃血誓固守。賊所設偽巡撫梁啟隆居開封，他偽官散布郡邑間甚眾，而開封東西諸土寨剽掠公行，相攻殺無已。潛夫轉側杞、陳留間，朝夕不自保。聞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，屢殺賊有功，躬往說之。五月五日方誓師，而都城失守。報至，乃慟哭，令其下縞素。洪起兵萬，號五萬，潛夫兵三千，俘杞偽官，啟隆聞風遁去。遂渡河而北，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。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，而南陽賊乘間犯西平，洪起引還，潛夫亦隨而南。

福王立南京，潛夫傳露布至，朝中大喜，即擢監軍御史，巡按河南。潛夫乃入朝言：「中興在進取，王業不偏安。山東、河南地，尺寸不可棄。豪傑結寨自固者，引領待官軍。誠分命藩鎮，以一軍出潁、壽，一軍出淮、徐，則眾心競奮，爭為我用。更頒爵賞鼓舞，計遠近，畫城堡俾自守，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。寬則耕屯為食，急則披甲乘墉，一方有警，前後救援，長河不足守也。汴梁一路，臣聯絡素定，旬日可集十餘萬人。誠稍給糗糧，容臣自將，臣當荷戈先驅，諸藩鎮為後勁，河南五郡可盡復。五郡既復，畫河為固，南連荊楚，西控秦關，北臨趙、衛，上之則恢復可望，下之則江淮永安，此今日至計也。兩淮之上，何事多兵，督撫紛紜，並為虛設。若不思外拒，專事退守，舉土地甲兵之眾致之他人，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。」

當是時，開封、汝寧間列寨百數，洪起最大；南陽列寨數十，蕭應訓最大，洛陽列寨亦數十，李際遇最大。諸帥中獨洪起欲效忠，潛夫請予掛印為將軍。馬士英不聽，而用其姻婭越其傑巡撫河南。潛夫自九月入覲，便道省親，甫五日即馳赴河上。所建白皆不用，諸鎮兵無至者。其傑老憊不知兵。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、山東軍務，止提空名，不能馭諸將。其冬，應訓復南陽及泌陽、舞陽、桐柏，遣子三傑獻捷。潛夫授告身，飲之灑，鼓吹旌旗前導出。三傑喜過望，往謁其傑。其傑故為尊嚴，厲辭詰責，詆為賊。三傑泣而出，萌異心。潛夫過諸寨，皆鐃吹送迎；其傑間過之，諸寨皆閉門不出。其傑恚，

譖潛夫於士英。士英怒，冬盡，召潛夫還，以淩駟代。潛夫亦遭外艱歸。

明年三月，給事中林有本疏劾御史彭遇颽，並及潛夫。士英以遇颽己私人，置不問，獨令議潛夫罪。先是，有童氏者，自言福王繼妃，廣昌伯劉良佐具禮送之。潛夫至壽州，見車馬騶從傳呼皇后來，亦稱臣朝謁。及童氏入都，王以為假冒，下之獄。遂責潛夫私謁妖婦，逮下獄治之。

未幾，南都不守，潛夫得脫歸。聞魯王監國紹興，渡江往謁，命復故官，加太僕少卿，監軍，乃自募三百人列營江上。尋進大理寺少卿，兼御史如故。順治三年五月晦，江上師盡潰，潛夫走至山陰化龍橋，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，年三十七。

始為文逐潛夫者陸培，字鯤庭，舉進士，為行人，奉使事竣歸省。南京既覆，聞潞王又降，以繩授二僕，從容就縊而死，年二十九。培少負俊才，有文名，行誼修謹，客華亭，嘗卻奔女於室云。

沈廷揚

沈廷揚，字季明，崇明人。好談經濟。崇禎中，由國子生為內閣中書舍人。十二年冬，帝以山東多警，運道時梗，議復海運。廷揚生海濱，習水道，上疏極言其便，且輯海運書五卷以呈。帝喜，即命造海舟試之。廷揚乘二舟由淮安出海，抵天津，僅半月。帝大喜，即加戶部郎中，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海運事。初，寧遠軍餉率用天津船，自登州侯東南風，轉粟至天津；又侯西南風轉至寧遠。廷揚請從登州直達寧遠，帝用其議，省費多。十五年命再赴淮安督海運，事竣，加光祿少卿，仍領其事。

及京師陷，福王命廷揚以海舟防江。尋命兼理餉務，饋江北諸軍。南京失守，走還鄉里。後航海至舟山，依黃斌卿。唐王在福建，授兵部右侍郎，總督水師。魯王授官亦如之。魯王航海之明年，廷揚督舟師北上，抵福山，次鹿苑。夜分颶風大作，舟膠於沙，為大清兵所執。諭之降，不從，乃就戮。

林汝翥

林汝翥，字大葴，福清人。舉於鄉，授沛縣知縣。天啟二年，戰卻徐鴻儒兵，緝妖人王普光黨有功，特擢御史。四年六月，巡視京城。民曹大妻與人奴角口，服毒死。火者曹

進、傅國興率眾大掠奴主家，用大錐錐其主，刑官不敢問。汝翥捕得進，進懼劾，請受杖，遂杖之五十。國興邀於道，罵不已，汝翥收系之，亦請受杖，復杖之。魏忠賢大怒，立傳旨廷杖汝翥。先數日，群奄毆殺萬璟。汝翥大懼，逸至遵化。巡撫鄧渼為代題，都御史孫瑋、御史潘雲翼等交章論救。不聽，卒杖之，削籍歸。崇禎初，起官右參議，分守溫處道，不赴。久之，起瓊州道，坐奸民煽亂，貶秩歸。福王時，起雲南僉事，已而解職。魯王次長垣，召為兵部右侍郎，與員外郎林惣攻福寧，戰敗被執，諭降不從，系之，吞金屑而死。

林垐

垐，字子野，汝翥同邑人。崇禎十六年進士。授海寧知縣。邑有妖人以劍術惑眾，聚千人，惣捕殺之。南都覆，杭州亦不守，卒乘機乞餉，環署大噪。惣罪為首者，而如其請。以城孤不能存，引去。唐王以為御史，改文選員外郎，募兵福寧。聞王被殺，大慟，走匿山中。及魯王航海至長垣，福清鄉兵請惣為主，與汝翥共攻城，歿於陣。

鄭為虹

鄭為虹，字天玉，江都人。崇禎十六年進士。除浦城知縣。唐王道浦城，知其廉，及自立，召為御史。部民相率乞留，有十不可去之疏。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，駐浦城。尋令巡撫上遊四府，兼領關務。鄭芝龍部將奪民舟，為虹叱責之。芝龍訴於王，王為諭解。然是時芝龍已懷異志，盡撤守關將，仙霞嶺二百里間無一人。順治三年八月，大清兵長驅直入，為虹亟還浦城，縱士民出走，自守空城。無何，被執，與給事中黃大鵬並死之，年二十有五。

黃大鵬

大鵬，字文若，建陽人。崇禎十三年進士。為義烏知縣，有能聲。唐王召為兵科給事中，從至建寧，令與為虹共守仙霞嶺，竟同死。時王在延平，聞仙霞關失守，倉猝走汀州。守延平者為王士和，從走汀州者有胡上琛、熊緯，皆以死事著。

王士和

士和，字萬育，金溪人。崇禎中，舉於鄉。南京既覆，江西亦被兵，士和避入閩，授吏

部司務。疏陳時政闕失，凡數千言，唐王刊賜文武諸臣，且召士和入對，嘉獎備至，擢兵部主事。未一月擢延平知府。八月，王走汀州，留兵部侍郎曹覆泰偕士和居守。俄警報疊至，士和召父老曰：「吾雖一月郡守，當與城存亡。若等可速出，毋使數萬生靈盡膏斧鍼。」眾泣，士和亦泣。退入內署，謂友人曰：「吾一介書生，數月而忝二千石，安敢偷生。」其友勸止之，正色曰：「君子愛人以德，姑息何為。」從容正衣冠，閉戶投繯死。

胡上琛

上琛，字席公。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。好讀書，能詩。既襲職，復舉武鄉試。唐王時，官錦衣衛指揮，遷署都督僉事，充禦營總兵官，從至汀州。王被執，上琛奔還福州，謂家人曰：「吾世臣，不可苟活，為我采毒草來。」妾劉年二十，願同死。上琛喜曰：「汝幼婦亦能死耶！」遂整冠帶與妾共飲藥酒而卒。

熊緯

緯，字文江，南昌人。崇禎十六年進士。授行人。兩京既覆，每飲酒，輒涕泗交橫下。友人語之曰：「昔狼覃有言『吾未獲死所』，子既有志，曷求所乎？」乃赴延平謁唐王，擢給事中。尋扈行至汀州，遘變，從官皆散，緯仍奔赴。遇大清兵，死之。

【贊】

贊曰：廢興之故，豈非天道哉。金聲等以烏合之師，張皇奮呼，欲挽明祚於已廢之後，心離勢渙，敗不旋踵，何尺寸之能補。然卒能致命遂志，視死如歸，事雖無成，亦存其志而已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